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一編

倫理小說

卷中

孝女耐兒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琴 南 先 生 譯

全部價
十六元

小說叢書十五種

價銀三
十七元

各 種 書 名 及 分 冊 出 售 價 目 分 列 於 下

童子書目表	孝女耐兒傳三冊	雙孝子哭血酬恩記二冊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二冊	恨綺愁羅記二冊	玉樓花劫	大食故宮餘載	髻刺客傳	電影樓臺	賊史二冊	冰雪因緣六冊	蛇女士傳	蘆花餘孽	新天方夜譚	脂粉義勇	天因鐵梅錄三冊	塊肉餘生述四冊	金風鐵雨錄三冊	十字軍英雄記二冊	黑太子南征錄二冊	貝克偵探談	藕孔避兵錄	神棍鬼藏錄	歌各克奇案揭易
三冊	一元四角	五角五分	二冊九角	六冊	前編二冊六角半 後編二冊五角半	四冊六角五分	三冊	二冊一元	二冊一元	二冊五角五分	二冊五角五分	二冊五角五分	二冊五角五分	四冊五角五分	二冊一元二角	二冊一元二角	一冊一元	九冊九角	九冊九角	初編三角半 續編三角	二冊六角五分	二冊六角五分	二冊六角五分
西奴林娜小傳	玉雪留痕	洪罕女郎傳二冊	迦南小傳二冊	紅礁畫樓錄二冊	西利亞郡主別傳	璣司刺虎記二冊	劍底鴛鴦	不如歸	離恨天	魯濱孫飄流記二冊	魯濱孫飄流續記二冊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冊	霧中人三冊	吟邊燕語	蠻荒誌異	埃及金塔戶記三冊	三千年豔尸記二冊	鬼山狼使傳二冊	拊掌錄	滑稽外史六冊	旅行述異二冊	愛國二童子傳二冊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二冊
二冊五角五分	二冊四角五分	二冊七角	二冊八角	二冊五角五分	二冊六角五分	二冊七角五分	二冊七角五分	二冊五角五分	二冊三角五分	二冊七角五分	二冊五角五分	二冊八角	二冊一元	二冊三角五分	二冊六角	二冊一元	二冊七角五分	二冊一元	二冊三角	二冊七角五分	二冊七角五分	二冊七角五分	二冊一元

●最近出

定價二角

義黑

林紓譯

書中主人翁
英國西方
變一家人逃
主家之一子
至紐約仰給
離顛沛極人
持到底厥後
與相值竟
以勞瘁已甚
矣以不一
而任重致遠
尤奇諡之曰
以淵雅之筆
其文都成

新義俠
小義說



也。於
狂遇民
双挈其
政涉而
年。流
半能堅
王人忽
即黑奴
竟長眠
嫗婦人
嬰存趙
宜譯者
其其事
小曾有

完全
華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定價三角半

羅刹雌風

林紓譯

書中言俄皇遊歷歐洲。虛
無黨人。乘時起事。一時風
起雲湧。刺軻茹政之徒。無
慮數十百輩。而黨中主要
多貴族名媛。以金枝玉葉
之尊。行燕市狗屠之事。尤
為駭人聽聞。與之對壘者
為皇家偵探。於行在複壁。
發見機關。玫瑰花莖。偵知
毒藥。如公輸之善攻。墨子
之善禦。談奇詭譎。匪夷所
思。譯筆之佳。更不待贅。

偵探
新義俠
小義說



孝中

孝女耐兒傳卷中

英國卻而司迭更司原著

閩縣林
仁和魏
紓同譯

第二十三章

司威佛拉既飲於村店。則扶醉而歸。但覺前路有沮。遂歸。迴身而行。駐立望景。更遙。他道忽又見格於牆壁。則搖首不審所爲。凡此沮格之事。似皆出諸意外。有人言此等情狀。蓋醉人恆狀也。而本人心。中則謂清如止水。自念不應以弗勒得之隱謀。告之侏儒。中心既悔。怪狀復呈。尤有人言。此又醉中之悔過也。此時司威佛拉直僵臥路側。縱聲而哭。謂身爲孤雛。父母見背。故伶仃至此。脫非是者。亦不爲是陰謀。嗟夫。吾既少孤。拋此身於濁世。竟令此侏儒時來擲掄。予安能無悲。因麾示路人曰。諸君。念我孤兒也。忽左次有人言曰。爾既無父。吾爲若父可乎。司威佛拉移動其軀。就路側。來處辨認其人。時已熏黑。且見二目乍見。二目與口鼻至近。更下。

尚有一軀幹附麗於頭頸之下。然則人耳其人非他。卽圭而伯也。司威佛拉醉中顛跌而行。以爲圭而伯已行。顧圭而伯實隱躡其後。司威佛拉忽曰。先生良佳。能狎侮孤兒。圭而伯曰。汝何患少孤。吾爲爾第二親父足矣。司威佛拉曰。汝勿妄言。我心滋了。汝趣行。勿滯。圭而伯曰。汝乃大奇。時司威佛拉倚於電桿之上。以手磨圭而伯曰。汝行。汝爲騙人之。汝後此亦爲孤兒。方審孤兒見欺於人之苦況。復曰。先生汝行乎。而圭而伯仍立弗動。司威佛拉前撲。意將毆之。旣前則又忘之。或宗旨變也。乃接手自誓爲良友。且堅誓爲弟兄。但恨面目異耳。遂復重申以弗勒得所劃之策。且曰。此心尙戀戀蘇飛瓦格而司。吾之所以哭者。蓋傷於情。非關中酒。於是長短二人以手憑肩同行。司威佛拉俯就圭而伯仰攀也。圭而伯曰。汝事屬我。我之圖事銳厲如黃鼠狼之盜物。意在必得物無免者。明日汝以朋友弗勒得至吾家。惟此人不必信我。我固無他。彼竟奔避。此我不解者。然爾二人皆佳。運行且得財。特爲期稍遠耳。司威佛拉曰。惟其遠也。吾故不能久待。圭而伯曰。凡人遠眼觀物。則細小如塵。及其

至時。則龐然大也。司威佛拉曰。確乎。圭而伯曰。我觀物至明。明日務以弗勒得至。誠告彼。吾爲彼心腹之交。俾勿前卻。且吾生胡不能爲彼之友。司威佛拉曰。汝固足爲其友。雖然。亦何必欲交是人。果爾。汝爲哲人。則當重我。特汝非哲耳。圭而伯曰。何爲見薄。司威佛拉曰。但觀爾狀。足驗非人。果使汝能爲鬼者。亦必大厲先生。聽之。須知天下名爲善鬼。厥狀必不如汝。圭而伯聞言大恨。顧乃不能不以牢絡。佯曰。老兄中懷坦坦。喜貢直言。吾欽服無已。語已。遂別。司威佛拉既抵家。立睡。圭而伯且行且樂。不圖今日。竟得此虜祕事。後此以狡謀播弄之。大足快心。明日。司威佛拉餘醒。尙滯。遂怏怏至弗勒得。弗勒得寓逆旅之最上層。遂一一舉昨日事告之。弗勒得聞言。自念圭而伯胡爲以義自任。其中必有狡謀。乃立斥司威佛拉之短。司威佛拉曰。吾非護前之人。特爾未覩圭而伯之狡。此人奸欺百出。吾見其人。亦知其詐。顧彼偏于疑駭之交。如以鈎餌釣吾心腹之言。令和盤盡出。其人飲酒吸菸至獷銳。似挾神力。果與晤對。何事尙能隱祕弗宣者。彼大類蠚螫。投之火中不死也。弗勒得聞言。自念

彼卽能菸善酒。胡爲必告以誠語。此理乃不可解。則以手扶頭。深思其理。謂圭而伯何圖。必探取司威佛拉祕密之事。復念圭而伯狡獪非人。凡兩次遇司威佛拉訪吾外大父。而疑竇卽從是而生。因以酒醉司威佛拉。揚取其陰事。然卽知之。胡乃助吾行事。少須。乃大悟。圭而伯嘗從老人爲祕事。是必於交易中。大有違言。而祖孫二人。則不告而去。圭而伯無可偵索。殆與我輩爲同病之人。因而聯我爲復仇地。正未可知。心計旣定。遂引圭而伯爲同調。又念此人良有詐力。得彼爲助。亦可以偵取二人消息。遂決計往訪其人。事則取資至分產固。不與其事也。計定。遂以所定策語司威佛拉曰。汝宿醒未醒。且留吾許。少甦其神志。殆黃昏後。同賁圭而伯家。旣至。則圭而伯歡悅而加禮。外象已臻極地。且對其妻及妻母。亦至足恭。神光銳盼。其妻驗其與弗勒得款接如何者。實則密昔司之見弗勒得。初無成心。然見其夫神光注射。莫審其意所在。手足轉覺失措。圭而伯以爲覩其端倪。自幸已得柄握。媚嫉之意。溢生而外。狀則夷然若無事。時以酒諄勸二客。語弗勒得曰。爾我二年不相把晤矣。弗

勒得曰。幾三年矣。圭而伯曰。光陰風剽。令人生其感慨。又語其妻曰。密昔司圭而伯。汝云如何者。密昔司亦循聲言曰。似近三年。圭而伯曰。此三年中。汝心不幾戚戚耶。復語弗勒得曰。吾記爾附馬利亞安尼船。流配於外。直近如昨日。而吾少時亦常爲無行之舉。顧亦不見爲妄。遂一一述其少年之行事。妻母大怒曰。如此等語。特不宜若妻語之。圭而伯先以銳目視幾尼溫。幾尼溫慚不可仰。圭而伯卽斟杯酒爲幾尼溫飲壽。圭而伯復謂弗勒得曰。君行後。吾卽早卜其賜環。後此果附馬利亞安尼船甯家。吾爲爾歡喜欲狂。弗勒得蹶蹶不自安。亦但有佯笑。自念圭而伯今日乃以此等語待客。心中憾不能釋。圭而伯亦知非弗勒得所悅。然猶續續言曰。吾常言老人之癖。多偏愛男女之情。一也。胡能偏女而外男。弗勒得聞言。愈跼蹐不自甯貼。圭而伯如不之覺。但作泛論。以與座客無涉。復曰。若外大父恆語汝。不肖不審好惡。招禍而浪費。吾則力告老人。此小過也。若大父言汝爲匪徒。吾曰。然惟匪徒多矣。胡止若孫一人。而老人終不吾信。弗勒得亦微愠。報言曰。似君善良爲我迴護。而老人竟不。

汝從殊怪事。圭而伯曰。卽我亦甯不異。似君大父。可云強項。以分言之。彼固吾友。顧吾言初不之從。然小耐兒乃美麗無匹。其人爲爾骨肉。而彼竟攜之而遁。實則不許爾爲耐兒懷兄矣。弗勒得大怒曰。今其人視爲已死。勿再舉其事。圭而伯曰。可足下須知我胡爲屢及是事者。蓋欲足下心中時時念我爲良友關懷故常。及此足下青年少更事。未知辨友與仇。汝今其知之矣。前此常以我爲足下之敵。不稍寬假。故不涉吾地。兩家交誼幾致中斷。實則吾心至熱。每念足下家事。今且來與吾接手更訂。故交語時起立。伸其短臂接弗勒得。弗勒得少疑。然亦不能卻。亦引手報之。圭而伯故挽其手甚堅。以左手自掩其脣。以目視司威弗拉。如有所示。弗勒得已覺。知此侏儒已玩司威弗拉於股掌之上。然亦心佩侏儒之能。雖名之爲僉壬。則亦思姑用之以成已事。此時圭而伯之題目亦改。防司威弗拉儼蕩無檢。出言爲岳氏及密昔司所聞。乃曰。今夕無事。且鬪葉子戲。分曹而立。密昔司則同弗勒得。圭而伯則合司威佛拉。岳氏故喜葉子。圭而伯故外之。令其司酒。妻母旣懾。圭而伯計舍博而飲。亦佳。

則偷酌其酒。用自娛。適圭而伯知。旨因分其一股。目光注幾尼溫。圭而伯生平博戲。恆加以詐術。遂亦注睛局中。時其妻則在弗勒得之次。凡一舉一動。圭而伯神亦爲筭。匪但於局中留意。而局外亦時時防範。時竊以足蹴其妻。果其妻弗驚而號者。想弗勒得亦時必以足蹴之。故誤認吾足爲弗勒得之足。其心已可見矣。幾尼溫見圭而伯注睛局中。則用巨匙買酒。徐徐竊入其杯。顧往往近杯時。而圭而伯必大呼喜得。局中佳趣。揚手示樂。立觸其匙。酒遂傾沃。幾尼溫襟袖則又轉面以慰幾尼溫。防其患作絮絮作溫語慰勞之。及酒醉局罷。圭而伯麾其妻入寢。密昔司不敢抗。幾尼溫亦憤然同行。司威佛拉醉眠於榻上。圭而伯遂引弗勒得至秘處坐談曰。吾有由衷之言。不能語司威佛拉也。足下試決許否。我助是人娶耐兒。弗勒得曰。茲事之成。足下亦有所利否。圭而伯僞笑曰。然。自念吾意汝焉知之。因曰。吾生平好事。又記小隙。用此爲圖報地。亦未可定。特吾之能力。足以定足下之成敗。似手執天平視碼之輕重。爲傾側。吾助誰者。誰勝也。弗勒得曰。足下胡不以碼實吾盤中。圭而伯伸手張。

其五指曰。可從今以後。吾礪卽實爾盤中矣。弗勒得曰。究吾大父及妹氏安往。圭而伯曰。今尙未知。偵之亦良易。果一得者。吾先往面老人。而司威佛拉可以隨吾同行。徐徐加以部署。耐兒應可得矣。須知爾大父之金。卽耐兒尙不了了。弗勒得曰。匪特耐兒。卽我亦不之知。圭而伯曰。若祖陰事。吾悉知之。尙復欺隱。何論其餘。於是二人復密語久之。遂歸席間。弗勒得卽引司威佛拉曰。趣醒。隨吾行矣。司威佛拉立起出戶。弗勒得遂語圭而伯曰。所言策。當如約。遂別。圭而伯躡足窗下。外窺竊聽。二人之言。弗勒得果盛稱密昔。司圭而伯之美。尤言似此。麗人胡爲偶此怪物。圭而伯聞之。張吻如渴。狗似笑。非笑。靜俟其行。遂捫索歸寢。此三人同謀。咸爲自利起見。初未嘗爲耐兒計其終身。讀吾書者。具知之矣。司威佛拉者。無腦力思想之人。自謂不世出之資。耐兒儼我。固爲艷福。且我決不忍以鞭扑加耐兒。此在男子中。良不多覩也。

第二十四章

耐兒挾其外大父。旣脫自湯美之手。悉力而馳。至於聲嘶氣咽始已。擇林木陰翳中。

少坐。回顧已離塵氛。然鼓聲及人聲喧。尙隱隱挾林風。而至當行。次經高阜。而旗幟颭於風中。亦歷歷見之。幸無人追躡其後。故綠陰憩息。尙覺沈寂有味。而老人已驚悸亡魂矣。耐兒極力婉導。始稍甯貼。老人腦筋中。幾謂樹間渠裏。均有見覩之人。言曰。彼欲得我錮之黑屋。加以鐵繩。恣彼敲扑。且不讓耐兒。與我同居。但於鐵闌以外相嚮而語。老人如是幻想。遂傳染及於耐兒。計無告至此。更分析其祖孫者。則所苦爲尤酷。長道悠悠。隨處均有邏騎。非伏匿不出。幾不可圖存。於是膽力全餒。不知所云。夫以耐兒年歲如是之稚。而所遇均僉壬身侍老人。則又愚晦如墨。勢在不能不懼。天下以身負重擔之人。雖至荏弱。以有所逼。而壯其膽。忽對其大父詳審。見委頓欲死。若己身。更不爲之支拄者。老人如何可生思。極智生氣。亦爲壯言曰。大父勿憂。初無追躡之人。老人曰。果彼人得我者。汝甯不憂。試思爾我分析之慘。又甯忍計及嗟夫。諸人均畔。卽耐兒亦生貳心矣。耐兒曰。大父勿疑我。即萬人皆畔。老人吾決不畔。吾決大父亦決知我不萌畔心。老人四面愕顧曰。汝旣云不畔。胡以臻此極地。

汝尙曰安全。語時流目左右盼曰。安知吾正談論之時。不即爲人所得。耐兒曰。吾言安全者。決知無人躡我。今試後觀來路。前望長途。安有吾仇。值伺落落。但我二人。海天闊。何趣不可。嗟夫。吾祖果高堂有難。吾安能如是。雍容老人堅執耐兒之手曰。汝言良是。忽沈吟曰。是何聲也。耐兒曰。此鳥帶聲而拖正足。爲吾嚮導。大父弗憶未出之先。吾曾言此去穿林。揭水。所向空闊。大父曾憶之耶。今茲陽光高燭。隨地均有生機。吾輩自由人。胡爲戚戚如是。試觀前道綠陰如織。時鳥弄吭。吾祖行矣。語罷。老人亦起。穿林樾而行。耐兒前行。故爲跳躍狀。而蒼苔之上。見小影突突。而前且時。時迴首視老人。招之前趨。有時指林末。鳥聲稱其柔婉。隨時隨地。意皆啓發。老人少須。老人亦漸忘其憂。無復狼顧。此時已入萬綠陰中。似其中有上帝仁愛之幃幃。護此二人。不令憂鬱。綠陰既盡。官道已見。忽入碧巷之中。夾道皆葱龍佳木。道口有小碑。言去此三英里。卽有村莊。二人遂遵道行。將趨此村莊圖食。顧此三英里地。乃久久不能到。已登高阜。而村莊卽在其前。屋瓦鱗鱗。隱於羣樹葉底。爲地甚狹。有孺子卽

草磧上打毬立觀者尙纍纍然耐兒見村人皆出不審向誰家假宿中有一老翁臨門獨坐門額則署學堂初非逆旅遂趑趄不敢過問此人顏色枯槁衣服樸素垂首於蜂房之下坐而吸菸老人趣耐兒曰汝往問道耐兒曰此老有道貌吾不敢冒昧以進今且待眼光及我時我往請庶不唐突顧此先生乃永永不舉其首然其顏色似頗慈祥惟此時不審何憂則鬱鬱不自聊賴似舉村中獨此先生初無生氣祖孫二人疲極果先生非爲此憂鬱之容則耐兒亦將徑前假宿此時先生吸菸已遂至籬門望球場久復又歸座太息搖首如被重禍天色垂晚耐兒不得已遂前且引其大父徑款籬扉先生聞聲卽引首而望旣而見爲不相識之人復垂首不顧耐兒前而爲禮曰兒爲窮旅人日暮途窮請假宿於此雖所挾無多而必有以償一飯之資先生聞聲起立視此二人舍其菸斗耐兒曰學堂果無可下榻幸示我以可假息之地先生始曰若二人行長道疲矣耐兒曰如先生言先生以手撫耐兒之髮言曰汝年太稚胡爲作長行復視老人曰此若稚孫乎老人曰匪特稚孫且爲老朽依倚之

人先生曰。客試入吾室。因引二人入門。斗室中講堂客座並庖。福威統此斗室矣。言曰。君二人卽此稍避霜露。明日遂行。特簡陋不足以容遠客。語已。卽張白幕於案上。陳其刀叉。出冷肉麪包。佐以啤酒。款二客。耐兒四顧。見屋中有學生所御。几榻相聯之器。二几上刀痕縱橫。墨污淋漓。中有小案。則似先生所常御者。書櫥上有卷角之教科書數卷。其旁尙雜陳學生所犯之禁物。爲先生檢得者。與書同皮。牆上有釘。釘上懸二戒尺。櫥之空格有紙冠一。此戒飭學生以示辱。蓋用舊報紙糊製而成。而室中最上品之陳設。則用小幅書格言。此外有算學成法。書爲小字。亦貼之牆隅。用爲程式。先生見耐兒翹觀格言及算草。則謂之曰。汝解書法否。此書法如何者。耐兒曰。佳。此殆先生墨寶。先生以手出眼鏡言曰。此詎吾所能。吾前此尙可幾及。今老而手顫。無能爲此矣。凡牆上所書。均一稚年童子與爾相埒。其人乃聰慧無匹。先生語時。見紙上有半星墨迹。則出小刃刮而去之。復流連其下。如讀名畫。然已憂形於色。耐兒觀狀。乃不審。先生太息曰。此童子較諸同學。慧乃倍蓰。匪特學勝。卽尋常嬉戲。亦

異常童。彼之愛我。乃至切摯。老夫愛爾。常情也。惟此童子。胡爲戀我。語時。自拭眼鏡。耐兒進曰。先生試告我。此學生如何者。先生曰。無傷。惟今晚草場中。諸兒爲戲。吾甚盼其出。以常日論。此兒恆爲領袖。以理卜之。彼明日必愈矣。耐兒曰。然則病矣。先生曰。以我思之。必不至。劇惟彼家人言。昨日輒發狂。囁前日亦然。我思決非要候。耐兒無言。先生復怏怏至門外。四瞭然。人聲已寂。羣兒戲者皆歸。少須。先生歸座曰。此學生僅能須人而行者。必且造我。以此童子每日入時。必候我於門外。噫。吾思其人新愈。又暮必不能出。草根着露。多潮溼氣。彼弗出亦佳。先生閉門然燭。少坐。卽起取冠。言曰。吾且往視此童。女郎可少待。爲我啓關。耐兒鞠躬如約。先生竟出。耐兒靜俟至半點鐘。而老人已赴別室睡。耐兒在百靜中。但聞鐘機徐動。他無聲響。先生旣歸。近火爐坐。久久無言。少須。微言曰。幸女郎爲我禱上帝。道此兒勿死。復自引不然之菸。斗力吸之言曰。噫。吾之良學生。汝觀四壁。非其人手迹耶。顧乃一病竟縣綴至是也。

第二十五章

耐兒是夕。移宿於司禮堂者室中。遲明。卽至先生講座。先生已侵曉外出。耐兒卽爲先生汎掃門宇。位置家具甫竟。先生已歸。勞苦耐兒後。言曰。此間本有老女傭承應。余以學生病。令往看護。耐兒曰。學生愈乎。先生搖首言曰。未也。家人言較前爲烈。耐兒曰。此惡消息。吾亦惡聞之。聞之滋悸。先生見耐兒洞達人情。則用以自慰。然先生盼學生切。出語遂多忌諱。謂耐兒曰。彼家盼愈切。猶之攢程之人。愈行乃愈覺遠。吾思此病必非劇。耐兒曰。吾爲先生治餐。少須老人出自別室。三人乃同食。食時。先生謂老人曰。吾觀足下頗疲。宜息。勿卽上道。果非急劇前趣。胡不更留經宿。先生言次。見老人目注耐兒。卽謂耐兒曰。爾能留此慰我。一日者亦莫大之賜。果必兼程而行。吾亦無敢攀留。祝君行道有福。且吾開學之時尙有待。果行者。吾尙可以走送里許。老人曰。耐兒去留幸爲吾決。耐兒見先生慈祥。甚欲力助先生。竟日因極口許諾。迨爲先生部署家具。出針黹臨窗而治。窗外蔦蘿及銀花之藤細梢探入屋內。近之輒得微馨。老人以晨氣逾冷。坐而曝日。仰觀雲片飛翔。先生取書卷坐待學生。耐兒